

增加來解決貧民窟問題那就不會說讓問題自己去解決自己，我們不去管牠。

英國之全國住宅與城市設計委員會於數月前曾印行一貧民窟政策報告書，謂貧民窟急須掃除，房租低賤之新式工房須早日築成。這個意見是頗對的，現在有許多城市之新造成的房子，租金都較以前為廉，這種廉價房子，大家庭之貧苦工人應有租住之優先權。此外還有一個提議，這就是視小孩之多少而予以「房貼」(rent allowance)，因為家庭大的，開銷亦大，故「房貼」應給這些大家庭的人，而「房貼」之大小又須依小孩數目之多少而定。如此則貧民窟問題似乎有解決之望了。不過這個政策起初都不為人們所贊成，在草擬這個報告書的三十個委員中，起初就有二十五人是反對這政策的，不過後來經過數月之討論也就一致的採取這政策了。

但是事實上這「房貼」政策並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因為國家的補助金是要使房金增高的。一九二一年愛特生法案實行時，房租

就漲起來，至夏間此法案撤消時，房租就跌下了。一九二三年「補助房貼」的張伯倫法案實施後，房價也就高漲。韋脫萊法案又增加補助金，於是房租也跟着高漲起來。以後張伯倫有鑒於此，就提議減低「房貼」，果然，房租也就隨着跌下來了。所以在理論上講，給予「房貼」是於窮人有益處的，但在事實上增加「房

英國貴族階級的沒落

英國社會的進化是「牛步」式的，所謂是「牛步」式者，係指其進步甚漸，一若牛之步伐者。但雖然是牛步式的，然也並不因此說沒有進步。出身低微，現在卻成為上院議員而封為派斯斐爾爵士(Lord Passfield)的韋伯(Sidney Webb)曾經說過「漸進的不可免」的一句話。在一個短時間內英國社會之進化，我們是看不見的，但時間積累得久了，這種在黑暗中漸漸移進的制度就很顯然。我們就以這一世紀的英國貴族階級來說吧：先前威赫一時的貴族現在都已失勢，而

貼」也就是使房金增高。

英國的貧民窟問題現在雖然還不能得到適當的解決，可是他們解決這問題的努力是值得我們稱佩的。回顧我國比英國貧民窟更不衛生與更破陋的貧民窟，不但沒有人來想法解決，反而大從事其掃除——拆的工作，這真使人有無限的感慨了。

良輔

一向壓在社會底層的勞工卻代之而興了。英內務部長克倫斯(J. E. Clynes)夫人最近曾說，當他們夫妻倆在邱卡邑做紗廠工人時，每星期祇有三十先令的進款，英國自有歷史以來，有這樣經驗的開員簡直是不易找出幾個的。

大概在半世紀以前安諾爾特(Mattew Arnold)曾說：「政府是由一串貴族階級的人員及一二個與他們有關之以政治為職業的人所組成的。」十九世紀的英國內閣大多是如安諾爾特所描寫的。而現在的英國政府

呢，我們也可以說是由一串勞動階級與所謂

「智識的無產階級」中的人們及一二個幫

助他們的中產階級或貴族階級的人員所組

成的。在過去一世紀的七八十年間，內閣閣員

的四分之三都是些出身貴族階級而畢業於

大學的人。但在現在的工黨內閣中，有八個閣

員是從事手工業，以後又做職工運動的人，有

五個則為勞工或小資產階級的「精神勞動

者」，祇有六個是大資產階級出身的。在四十

五個閣員中祇有四人是為十八世紀保守黨

與自由黨的貴族後裔。

笛斯拉利曾說過「紳士」(Gentlemen)

的工作是領導。過去的事實也告訴我們紳

士的工作是領導。但在現代工業化的英國，

紳士有二種明顯的現象：「克尼勃華士爵士

最近說，「第一，是紳士們不再居於領導的地

位，第二是再也沒有人需要他們了。英國工業

區的人民既不願受紳士們的領導，亦不願有

他們的存在。工業區之人民是現代英國政治

的中心，因此，紳士們是沒落了。這也許是好現

象，但也許是怪可憐的。」

以前的政治家都認非貴族階級之握政權

為不可能之事，最近政治季刊有一位作者說：

「十九世紀之英國政治家對於一個工黨政

府是怎樣的想呢？葛萊，羅素爾，柯白登，白賴

脫，愛斯葵士與貝爾福都以為普選的這樣結

果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與公共的利益衝突。」

這因為英國的政治一向是紳士的一種主要

活動與特別領土。賴斯基說一世紀前的內閣

是「一個衛護嚴密的貴族階級的集團」，直

至歐戰時，一半的閣員還都是貴族的兒子。

要想在政治上立於領導的地位，那就非出

身於貴族家族中不可，並且還須在「公立學

校」中受過教育後而又入牛津或劍橋大學

肄業，熟習拉丁文，背誦佛吉爾的著作。不過一

九二四年的麥唐納內閣卻是自一八〇一年

以來第一次沒有一個閣員在伊東(Eton)學

校念過書的內閣。現在應試高等文官考試的

人還須懂得拉丁或希臘文。懂得古代語言是

紳士的一種符號，也祇有紳士的兒子纔有錢

到大學讀書，一般人均以為統治英帝國的工

作除了紳士外是無人能夠負責任的。

所以英國的政治有些像家庭的事務，紳士

的兒子從少即受政治的訓練，以備繼承其祖

業。必脫(Disraeli)年少時就知道他未來之政

治的命運。當他十四歲時，他知道他的父親已

經封為夏山伯爵(Earl of Chatham)，他

就說：「我很高興，幸而我不是長子，因為我要

在下院雄辯。」他做學生時就學好拉丁文，常

去靜聽國會中的辯論。二十一歲時就入下院，

二十三歲為內閣閣員，到二十四歲時就做英

國的内閣總理了。

這樣年輕的政論家是少見的。推其原因，是

因為他享有更大之階級特權。賴斯基在他不

列顛內閣一書中，研究一八〇一年到一九二

四年間英國下院議員與內閣閣員進入政界

時之年齡，結果是貴族階級進身政界的年齡

總較普通人民要小十年。這就是表明貴族的

兒子從少即受政治的訓練，而普通人民則在

少年時須自謀生活，不能早受政治上的訓練。

這完全是階級特權所造成的結果。

在索利茲般 (Salisbury) 爵士任首相時，倫敦的道寧街十號（即英國首相所居之地）有時是被視為「西西爾旅館」，因為當他召集一個閣務會議時，就好像是開一次家庭會議。前世紀之後，西西爾族出過七個閣員；葛萊族有五個，斯坦萊族四人。出過三個閣員的家族有四個，二個的則有二十七個。至於平民之入閣者則有二個格雷斯頓，三個張伯倫，二個哈古脫，與二個貝爾福。

82493

所以要在英國政治舞臺中佔一領導地位的人，最好是生在貴族的家庭中。但這是偶然的，故其次的方法是入「公立學校」，最好先入伊東，然後入大學。在政治的地位上說，牛津是比劍橋為好。而在牛津中則以「基督教會」一部為最好。其他大學在訓練政治的領袖方面則比較的不重要。據賴斯基的統計在一八〇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間的三〇六個閣員中，有一一八人是牛津出身的，八一人是劍橋出身的，而在牛津出身的閣員之中，有百分之六

十是從「基督教會」出來的。

現在貴族階級之政治的優勢是沒落了，但這沒落是漸進的。蕭伯納曾經說過，當工人獲得選舉權時，政治仍然是在貴族的手中。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法案給中產階級以選舉權，但內閣閣員仍然都是貴族；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法案給城市工人以選舉權，於是閣員中的貴族勢力稍為減小一些。一八八五年第三次改

血液的買賣

人受外傷或因某種疾病，失血過多，往往有生命的危險。這時如用健全的他人之血，為之補充，也可以反危為安。這補充血液的方法，稱為輸血法。凡因重傷，或吐血，痔出血，子宮出血等種種原因，驟失多量貴重的血液，以這個輸血法而得奪回生命的不少其例。

血液在人體內，供給榮養料，清除不要成分，職司極為重要。古時人類雖沒有這般解剖上與生理上的知識，但早知血液為生活上必需的靈液。並相信「血液是精神的寄宿之所。」

改革法案給農村工人以選舉權，但支配政治的勢力仍然沒有大的顯明改變。直至一九二四年我們纔明顯的看到勞工階級的第一次抬頭。現在的麥唐納內閣卻完全可說是沒有一個貴族了。

英國社會之進化是「牛步」式的，漸進的，然而今日貴族階級之支配政治的勢力顯然是已沒落了。

微知

以為血液流出過多，則精神亦一部分消失，遂至於死亡。這種迷信在十七世紀還是很盛。血管系統發見者最有名的哈佛，尚且有此迷信。他曾說：「精神力，在靜脈較弱，在動脈較強，而在心臟中為最強大。」至於今日的見解雖也以為血液與精神力有不可分的關係，但卻不如昔人所說一般的意義了。這個精神寄宿于血液之說，便是所謂輸血法的重要治療法發明的源泉。

在血液的化學上生理上的作用尚未明瞭